

小个子爬楼梯步步高

□张俊

小时候邻居说我是“小个子爬楼梯步步高”。回眸这40年的人生历程，还真是这样啊。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似奏响了一支乐曲，这旋律开始变为了“步步高”，日益优美、激昂！

1975年，我好不容易才办了婚事，先是等年龄，等够年龄等房子，三等两等，就等了三年半，终于要来了间旧房做“新房”。

在大家羡慕的眼光中，我搬进了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这房子很旧，室内的木板壁草绿色的油漆已被熏成了橄榄绿，橄榄绿的油漆还多处脱落，有种点点花斑的墙纸效果，而且在方寸之地吃住拉撒一切兼容。屋子的窗向西，所以冬天温暖如春，夏天却似桑拿房。

在这间屋子里“蒸”了3年，又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这次搬入一个四合院，搬家时正值盛夏，一进去简直凉爽得似装了空调。可是冬天一到，总是有一股冷飕飕的阴风从家中穿堂而过，此时才发现“空调”之谜。这间13平方米的房子，一面板壁正迎着巷道，板壁上有多个缝隙。后来尽力把漏缝补严，才暖和了一些。

1985年，我住进了高楼大厦，面积虽不大，却卧室、客厅、厨房、厕所、阳台，应有尽有。搬家那天，东方一缕金色的阳光正透过窗棂射在

我们身上，妻子猛然情不自禁地拉住儿子的手蹦跳起来，一家三口的心情一下子就变得像这间新居一样温暖、明亮、宽敞、舒畅。

在新居这12年，我们无须为躲避酷暑严寒去频繁地走亲戚、逛马路；无须牺牲自己的时光为儿子让出写字台。书刊终于得以堂而皇之地走进了书柜；我与妻子双双获得了夜大文凭；领回了中级职称证书；儿子也取得了大专学历，走上了工作岗位。

1996年我第三次搬迁，住上50多平方米的双阳台套房，起初还是有些心满意足，可是后来家具与时俱增，又感到太窄。然而，我住房的“步步高”曲声尚未进入高潮，旋律更加激昂。2010年我第四次乔迁，搬入了一套百余平方米、四室两厅的新房。几十年来我的书越集越多，只有化整为零塞在床下、桌下，塞在各个房间的阴暗角落里，有时为查一句话，翻遍整个家。今天终于有了个能让万卷书汇聚一堂的书斋，还奢侈地有了个可开家庭舞会的客厅。

一次次乔迁，一次次上台阶，三世同堂做梦都想不到，今天却成了现实。细细思量，邻居不仅言中了我的“命”，他还说中了全国人的“命”，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程中，谁不是“小个子爬楼梯”呢？

我教母亲开车门

□王家俊

我出生于1967年，从小在母亲的背上长大。上小学时，偶尔见到邮递员骑着“永久”牌自行车送邮件，羡慕极了，心想什么时候我有出息了，也挣钱买一辆自行车，载上母亲上街赶集，让她也过过坐车的瘾。

上高中时倒是坐过一回别人的自行车，让我十分留恋。当时家有五姊妹，吃饭穿衣上学已让父母心力交瘁，更不敢奢望向父母开口买自行车了。上高三时，身边已经有人骑上了摩托车，那风驰电掣的威风，在我眼里除了羡慕只有苦涩。为了省钱，每周六下午放学只能一人沿着尘土飞扬的公路，步行5公里回家，每次到家已是疲惫不堪，这让母亲心疼不已，但也只能满眼的无奈，连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

1988年7月，我完成学业回家乡当上了一名警察。工作两年后，每月工资仅72元的我攒足了250元钱，像娶新媳妇一样地买了一辆“金鸡”牌自行车，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高高兴兴地把母亲拉到自行车后座上，骑着自行车载着母亲到公

路上兜风，路虽然颠簸，但母亲紧紧地抱着我，满脸自豪的神情让我开心不已。

2011年我44岁生日那天，在妻子和女儿催促下，我下定决心到楚雄购买了一辆14万元的“轩逸”牌小轿车，放着鞭炮，披红挂彩地开回家，那时母亲已经搬到县城和我一起居住，县城到老家主干道已经是宽敞平整的沥青路。回家后我和母亲说，“妈，我买了小车了。”话语很平静，但内心却很激动。母亲一愣，说，“好！好！好！”随后又小声问，“花了多少钱？”我装作没听见，直接拉着母亲来到车前说，“妈，你坐上去，我拉你到城里兜一圈，回一趟老家。”母亲一脸兴奋，却又不知所措，我忽然明白，母亲不会开车门。我愧疚地拉过母亲的手，手把手教她开车门，妻子和女儿扶她上了车。一路上，母亲没有说话，眼里却满是泪水，但我知道，她内心是激动的。

我也没有再说话，小心地驾车出城向家乡驶去，一路走过，车外虽已是深秋，寒风凛冽，车内却是暖暖的春意。

在巴基斯坦感受“祖国”的分量

□艾春玲

我是一个云南人，从小在云贵高原的崇山中大长。上小学时，在语文课本上读到“长大要为祖国立功劳”，那时候“祖国”对我来说是一个宏大而笼统的概念。后来，长大工作，“立功劳”这件事仿佛变得很遥远了。直到2017年，来到巴基斯坦担任公派汉语教师，我才深切地体会到“祖国”其实是一个很有分量的词语，而我们每个人都力所能及地为祖国立功劳。

当我第一次走进巴基斯坦的校园时，感触非常大。那所学校的校舍就是临时搭建的棚屋，每个教室都很小，里面密密麻麻地挤满了40多个学生。巴基斯坦夏天的气温有时高达40多度，在头顶嗡嗡旋转的风扇声和汗流浹背中，我开始了在巴基斯坦的汉语教学生涯。

时光荏苒，至今我在巴基斯坦任教快两年了。我很欣慰，我的学生从幼儿园到大学各个年级的都有。虽然也经历了各种困难，但是，当我跟学生介绍梅花的文化寓意后，意外地收到学生手绘的梅花卡片时我倍感幸福。除了日常的汉语教学，我所在的孔子学院还承担着文化传播的重任。去年，孔子学院开放日上我们女教师的《旗袍秀》展演就惊艳了巴基斯坦大大小小的媒体，连中

央电视台也通过网络直播推送了我们的节目。

在巴基斯坦，对我来说，祖国再也不是一个宏大而笼统的概念，而是一个个温暖的瞬间：是想家时的一口米粥；是穿过校园时，学生们老远就招呼你的一声汉语“你好”；是你走在街道上有许多巴基斯坦人过来与中国人合影；还有巴基斯坦的老爷爷要把手里的馕饼送给你，因为你是中国人；是中国驻巴使馆每年春节招待会上大使道出的一声亲切的“过年好”；更是今年巴基斯坦阅兵仪式上中国歼10翱翔天际的英姿……

“祖国”对我来说，是温暖而有力量。同时，我的同事们在异国他乡为祖国立功劳的故事也深深地感动着我：祖国，真的是你可以为之付出生命的。

每年清明节，我们孔子学院的老师都会到巴基斯坦的公墓看望一位永远长眠在巴的中国老师——杨老师。杨老师是常敬宇教授的夫人，他们在巴教汉语期间，杨老师不幸染病，倒在了讲台上。至今，她长眠于巴已有22年了。站在杨老师墓前，不仅是缅怀，更多的是责任与使命的召唤——我们要像杨老师一样担负起中巴友谊的传播之责。

父亲的“9”字年

□张文戈

才过完春节，父亲说：“过几天我就80岁了！”父亲是1939年春天出生的，到今年3月刚好80岁整。回首这一生，父亲说：“真有意思，我的人生大事都在‘9’字年，还都与国庆有些关系。”

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刚成立，那时的昆明还没有解放。父亲记得，当时爷爷的一个朋友叫范大叔，与闻一多先生共事。因被国民党特务追捕，还躲到爷爷在白马庙的家中避难。范大叔给父亲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北京成立”，还教父亲的弟弟妹妹们唱“山那边有好地方……”。当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起义，随后，二野四兵团进军云南，父亲的姐姐第二年就参加了解放军。

1959年10月，父亲已经是昆明工学院的一名二年级学生。他是云南第一批钢铁冶炼专业的大学生。10周年国庆那天，父亲参加了由国家体委倡导的全国马拉松活动，和几千名昆明年轻人从省体育馆一直跑到呈贡。父亲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马拉松三级运动员证书。父亲说：“那时候，我们就像电影《青春万岁》里的年轻人一样，朝气蓬勃，一心一意渴望加入到建设年轻的共和国的队伍中。祖国各方面建设都急需钢铁人才，我们就去学习。我们当年的同班同学，大学毕业后都分配到全国各大钢铁厂，后来好多都

成为业务骨干和企业领导。”

1969年10月，刚刚30岁的父亲被造反派夺掉了车间副主任职务，虽然指挥不了生产，但担心炼钢工作会出事故，他与工人们仍坚持工作。他对大伙说：“国庆节，我们能做的就是多炼钢，炼好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时，四个现代化建设，处处需要钢铁，而我国钢铁年产量还不到2000万吨，欧美、日本等国家钢产量已经到了1亿吨以上。1979年国庆节后，像父亲这样懂技术又在企业有生产经验的人，很快就在新组建的钢铁冶炼科室找到了用武之地，一千就是20年。

伴随着云南工业建设的大踏步发展，父亲在钢铁乃至有色工业项目设计中深耕勤作，从一个普通设计师到专业组长、总设计师。1989年，父亲50岁时，已经进入设计院的学术委员会。

1999年，父亲退休了。他和母亲去美国和加拿大旅游了几个月；2017年，父亲又去了他年轻时最向往的俄罗斯，圆了他一生的梦想。“走了几个世界大国，他们的工业基础都是人家自己干出来的。我们国家的强大，也是靠自己干出来的。这辈子能够和自己的祖国一起成长壮大，没有遗憾！”父亲说。

又见永善水竹乡中良子

□周菊

中良子，是马蒙山区永善县水竹乡一个偏僻的苗族寨子。

当年，我还在水竹乡工作时，有次下乡给老百姓开动员会，因为白天农户们都下地干活去了，便选在晚上召开会议。晚饭后，我和同事们步行一个多小时到达中良子。

那些年，中良子十分贫困，整个寨子人居环境特别差。大多数人家都是人畜共居，住房旁边就是畜厩，有的人家一间茅草棚子，一半住人，一半关牛马等牲畜，鸡犬相闻、羊叫猪哼……特别是下雨天，寨子里到处是粪便和淤泥，让人无从下脚，乡亲们常年都穿着水靴。住房是用茅竹搭建而成，用稀泥糊在竹子的缝隙之间，天长日久，泥巴脱落还没有修补，冬天即使坐在火塘边，四壁透风，也让人瑟瑟发抖。

那晚的会议，是向乡亲们宣讲脱贫致富、乡风文明等政策，由于语言习惯等因素，大家不太听得懂，我们反复地讲解，直到深夜才结束。由于太晚，我们被安顿在寨子里条件比较好的一户人家，他家是为数不多的土墙房，家里的卫生条件也相对好一些。

离开水竹10多年了，一直想要回去看看。因工作机会，我终于再次走进水竹乡的中良子。寨子的变化，是我无论如何想象都想象不到

的。远远地，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寨子，亮丽的特色民居，和谐的美丽苗寨，在山环水抱的绿水青山间，炊烟袅袅。

便捷的公路直通寨子，我印象中泥泞满地的中良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依山而建的两层小洋楼，每户人家一个独立的院子，人畜分离，干净整洁卫生。走进屋里，客厅、卧室、厨房、厕所，应有尽有，乡亲们也自觉养成讲究卫生的习惯，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家家户户有了电视机、洗衣机、电饭锅等过去城里人才能享有的“大件”用品。

随着国家扶贫开发的整体推进，中良子被列为水竹乡的新农村示范点打造，建设了特色民居、文化广场，实施了人饮、公路和电网改造等建设项目。6年前，中良子又与双旋等5个村实施连片扶贫开发，规范化种植草场、种植青玉米饲料、建设标准化畜圈、购买黄牛批发给农户喂养、发展“庄园畜牧”，为群众脱贫致富增强了后劲。

欣喜之余，让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良子苗寨，一个独具民族特色的美丽乡村的缩影。中良子，这个我曾经工作过的小山村，与无数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一样，正以全新的姿态展示着美丽乡村的容颜，彰显着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和未来。